

西界雪

戎翟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西界雪

戎 翟 著



九州
出版
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界雪 / 戎翟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108-2422-7

I. ①西… II. ①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8536号

西界雪

作 者 戎 翟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33.75

字 数 520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422-7

定 价 6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给最伟大的维克多·雨果

第二页留给最终还是从我心里死去的巷
以及这二十多年来日复一日痴迷于孤独并将在接下来数十年里依然孤独下去的自己

世上本没有必然，一切必然都是一种偶然。上帝自以为是的创造了偶然，带给凡人偶然的欣喜，偶然的痛苦，他就在这正反两个极端里面褫夺人们对他的信仰。他怡然自得，春风得意。鬼晓得，他自己也早已被偶然抛弃。

这个偶然的名字叫做——命运。

目 录

毀 灭 / 1

沉 沦 / 165

复 仇 / 375

毀
灭

开卷之言

很多人在批判世道，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世道的受害者，难得的一次，他们放下自己崇高的身板开始攀比自己的懦弱，并引以为傲，在此间乐此不疲。他们争着说自己才是被世道荼毒到最惨的那一个，先不说他们已经失去了抵抗的意志，认为一切本该如此；他们甚至都一直没有意识到，“世道”一直是他们一步步的在塑造。

左边，天堂黯淡；右边，地狱瑰丽。

人们重复的在选择，又重复的在选错，重复地深陷在一种对命运的恐惧里面惴惴不安。命运是看不清楚的，人会做梦，于是他们通过梦境预知未来，所见到的又永远都是冰山一角，而且又会在黎明苏醒时刻被影像之门拒之于外——他们什么也记不清了。

我们这部书将从这个特殊的时代里一个神奇的国度中一个悲剧性的小故事说起，这个悲剧的小故事在这个神奇的国度已经很难称为是一个悲剧，因为它正在变得稀疏平常，可怕的并不在于它当真发生，也不在于它影响了某些小民的一生，它真正的可怕在于，人们正在慢慢麻木以至于接受这些悲剧存在的合理性，他们开始习以为常并认为一切理所应当，他们不再去抗争，不再需要自由，他们自己塑造的世道已经无法拷问任何人的良心。

梦 境

湖。

枫。

戒指。

红。

虽然周林宇从不是“开卷之言”里所说的希冀预见未来的众人中的一员，但这四个物象特征十几年来却执著如一地出现在他的梦境中，像是厉鬼攀附着凝聚有阳气的

死尸一样死死地寄生在他的身体里面。

人类总会面对下面这一种窘况——自己想要的得不到；别人想要自己不要的却扎堆地来。

为了早日摆脱魔鬼施加的蛊咒，排除这些寄生在他肉身里的恶魔。林宇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日子里努力去看清梦境的全貌，努力在混沌之中保持清醒。他曾经极有可能见过完整的梦境，可等他醒来之时，又总是记不起来发生过什么。有时候，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做过梦，再或者，甚至怀疑当下这怀疑是否做过梦的状态才真正是在梦里。

梦的可怕在于它没有参照物，我们也因此不得而知自己是否身处其中；现实的可怕在于它有着同梦一样的性质，行尸走肉的人几乎也找寻不到参照物——但凡物体在他们眼里也都是属于行尸走肉的类别。

不凑巧的是，林宇并不是一个甘于做行尸走肉的人。为了摆脱虚无的困扰，十几年来，他凭这些物象曾想串起许多种梦境的可能，但最后又都徒劳无功，一切依旧没有头绪，一切依旧又只是毫无关联的表象。这种感觉就像腐尸在永无止境的地狱走道爬行，像烂鱼在广袤无垠的深海鬼渊里游荡。这种永无止境的绝望只有经历后才有感悟，它的别名温文尔雅——人们唤它虚无。行尸走肉们最终还是经历过了这种可怕的永恒，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感到恐惧——行尸走肉不具备情感，无所爱，也就无所畏惧。

噩梦恐怖，但世间有一种梦境比噩梦更恐怖——就是这种虚无。就和垂死的病人回天乏力一样，人在无以摆脱虚无状态的时候总是能够找到“办法”安慰自己——这些仅仅是梦而已，不管有多长多久，有多频繁，醒过来就好，太阳会照常升起，鸟儿在床头欢鸣。

诡异的是，越是运用这自以为是的“办法”，半个月以来，这梦越是天天晚上骚扰他，比往昔任何时候都频繁得多。林宇有时半夜就醒了，心神不定，睁大眼睛数着时间，等待黎明驱散无比压抑的黑夜。

虚无的克星是“安慰”，绝望的克星是“等待”，它的小名叫“希望”。

无数次的“希望”过后，逃脱的愿景变得渺茫，要发生什么的感觉反而强烈，而且，他几乎能感觉到那事正隐遁在黑暗里慢慢地向他爬来。

元旦这一天凌晨一点左右，他又醒了，梦里飘散的枫叶和那滩血红让他恐惧地发抖，整个人似是被撕扯成了碎片，从梦境跌落现实。记忆里还回响着什么的叫声，不知道是人绝望的悲号，还是风凄厉的鬼叫，也有可能是一只狗。他记不清了，满头是汗，寒气一下子钻进了他的毛孔，打了个冷颤后，他再也无法睡去。只能裹紧被子，睁大眼睛和黑暗对视。

“我不怕你。”他的脑海里映射出这一句话。

“你试试。”黑气里似有声音在作答。

夜，太安静了，这种死寂让人愈发心慌。挂钟还在“滴答”走着，屋外有怪鸟在叫，一声又一声，父母的呼吸仿佛就在耳边——虽然他们和他隔着两道砖墙和一间空荡的堂屋。夜，好大好空，无穷无尽，隆冬的深夜囊括着先前那些微弱的声响一波又一波地压抑着这个本已快窒息的人。周围诡谲的力量和生物千变万化，可肉眼凡胎的人类却什么也看不见。这就和被勒死的人看不见身后扯绳子的刽子手一般。他僵硬地躺着，只把眼睛露在外面，鼻子里呼出的热气把被褥的边都浸湿了，这种湿润又很快和外面的寒冷称兄道弟，嘴唇边变成冰窖里那股疹人的干冷，整个世界似乎被一层冻僵的裹尸布包裹着，一种恐怖的阴寒正一层层将他蚕食。

造物者的公平此刻就体现了出来。对抗恐惧和绝望除了需要勇气外，还需要体力和心智。在阴寒蚕食人类这些微不足道的抵抗力的同时，这些抵抗力本身对外在恐惧和绝望的感知程度也在降低，在精神上体现在意识模糊；在肉体上体现在精疲力竭。

他又睡了过去。

黑暗里的分别

冬日的清晨和深夜是孪生兄弟，几乎没人能把他俩辨识出来。当然了，起码有两种人除外——晚睡的人和早起的人。有时候，这两种人也可能是一种人，那有些人就要说了，“这样的话不就是指得勤奋的人嘛”。也不尽然，比方说，偷腥的公猫或母猫在夜总会或牛郎店泡了一晚上，第二天清晨一早就没命地蹿回家。当然了，把这类人归于“勤奋者”一类也无可非议，毕竟行行出状元。比方说，之前就漫天飞舞有此行状元某某某十二秒床事的英名伟业，我们不能因为眼红就排斥这一类极具风险性的“职业”，而是要带着一种崇高的敬意去瞻仰他们。毕竟这类“勤奋者”我们小老百姓想“勤奋”也“勤奋”不来，总少那些攥在手里的资本和条件，并不是所有的人每夜都可以有不同的同床异梦人。由于阶级层次的低下性和落后性，我们不方便谈论“贵族阶层”的事，也就只好谈谈另一类的，也就是最广大的勤奋者。

林宇的父母就属于这类。

寒冬的清晨，天窗外是这个季节特有的抑郁的灰蒙。噩梦没再纠缠林宇，这使他感到额外轻松，醒来时顺带惬意地吐了口气。安柔站在他床边，摸了摸他的脸，卧室里没有开灯，堂屋里柔和的灯光散射进来一点微芒，虽然看不清，但林宇知道她在微

笑着。这是一个实际年龄已近四十的女人，但看起来却绝对只有二十出头，眼神极其温柔，灰色的瞳孔里散发出一种让人心疼的忧伤，她的嘴角挂着微笑，即便埋在灰尘里，上帝也并没有阻碍她的闪光。可惜的是，笔者现在只能做这一丁点儿的描述，因为她的容貌此刻正全部隐藏在周围的灰暗里，只有在她侧过脸的时候，可以在堂屋里微光的背景下看得见她的一点视图轮廓，精致的鼻梁，优美的下巴，束起的发髻以及瘦弱的身形。

“睡得好么？又做梦了么？”这声音在酷暑是风铃，在严冬是炭火。

“嗯，没，一觉到天亮。”林宇话到嘴边又换了这一句，故作姿态地伸了个惬意的懒腰。

“你看看你，晚上总睡不安分，被子总不罩好，”安柔沿着床给林宇理被子，把缝隙全都罩好，“这冬天着了凉，好得就慢些。”她说这话的时候，突然把手伸到被窝里抓住林宇的腿。

“好冰好冰！”林宇大笑着叫嚷道，像是亟待被杀的猪仔一样，连忙左转右转地想要甩掉。

“哈哈，真暖和，”安柔也邪恶地笑起来，“别乱蹬，”她嗔怪着又重新把被林宇搅乱的被子理一遍，他安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仿佛特别惬意地享受着母爱。

“今天元旦假，我和你爸到广场那边去，生意肯定好。”她用纤细的手指轻柔地碰了一下林宇的脸颊，一缕雪花膏的幽香便在这幽黑里逸散开来。

林宇没有答话，只是点了点头。安柔把被子往上拉了拉，又轻轻地拍实了些，然后走出了房门，模糊的身影消失在堂屋柔和又微弱的灯光里，门框上的小珠帘发出清脆的碰撞声，接着是“嘎吱嘎吱”推摊车的声音，夫妻俩低声说着什么，俩人还都笑了起来。接着，堂屋的灯关了，世界一下子被乌黑充斥。

“早饭在锅里，早点起来，省得再热，啊？”安柔最后在堂屋门口吩咐林宇道。他却躲在黑暗里偷笑，没有应声，心里的幸福在翻滚。堂屋的门被关了起来，屋里屋外的一切都被阻隔断开，里面变得分外死寂。林宇将脑袋枕在胳膊上，看着天窗外蒙蒙的光，感到有些孤独。双亲经常这样早出晚归，他早就习惯了，但是就在刚才堂屋门关上的当口，他的心中突然涌上一股莫名其妙的悸动，这种悸动总像是有什么事要发生的前奏，令他有些不安。

是啊！他要是可以预知到发生什么事的话他还会放母亲离开吗？但是即便他预知到了，他们就逃得掉么？命运就是命运，操盘手早就铺排了一切。纵使过程千变万化，最后输出的结果却绝对只是唯一。真正的悲剧性并不在于一个悲剧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而是即便知道，也无法挽回。

一切就是这么发生了！

平民与信众

上帝的不近人情体现在给予别人美好之后再加倍的掠夺。

但是这个时代，上帝早就失去了手中的实权，人们都已对他嗤之以鼻。一旦失势，他才明白自己只不过是高等阶级压迫愚民的工具。先前整日整夜的忽悠，他倒真相信自己成了王。贵族依旧大行其道，鱼肉乡里，后来上帝想要惩罚他们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身上竟然吊着线，另一端就牵在那些贵族的手上，提线木偶有说有笑，快乐地忘记了自己傀儡的身份。所以他不服，宣泄出自己的权力来彰显自己王的身份，来显示没有任何人可以操控于他。于是，平民阶级又饱受冲击，上帝开怀大笑。

“我就是王，”某一日，上帝坐在云端大笑道。

是的，这王已经王到只能去欺凌这些弱小的阶级了。有人问：为什么说上帝是贵族的提线木偶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千变万变，贵族不变，他们大杀四方，没有什么能够奈何得了他们，他们免身于刑狱，逃脱于道德，游离于良心。人们便期待上帝来惩罚这些暴徒，但是上帝在哪里呢？他没有出现，这些暴徒却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猖狂。这样一来，虽然不能说明上帝和他们是一伙的，却起码也能说明上帝和贵族不是对头。贵族用权势、地位、金钱去压榨平民，上帝则用命运和死亡去恐吓信众。归根结底，他们就是一丘之貉。在“同伙”概念已经确立的基础上之所以讲上帝是木偶，是因为，上帝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贵族却依旧酒池肉林，纸醉金迷，而且，他们嘴里对上帝骂骂咧咧却依旧活得有滋有味，平民信众对上帝俯首帖耳，潜心修道却不得好死，这不就是明证么！最起码可以证明——贵族的道行远比上帝高得多。

林宇的双亲便属于那种被上帝和贵族二者都欺负的平民阶级，这种阶级也是上帝最广的信众群体。就好比思想家宣扬“劳力者治于人”的愚民思想，谈到这层次上，那么，神甫，教士和道学家，文学家就完全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一类潜心布道让凡人反省自己；另一类则著书立说让凡人享受奴役。一个坚信上帝存在并永远正确着；另一个则口口声声宣扬独裁者之所以独裁是为了给被独裁者幸福。归根结底，他们的鼓吹证实的只不过是他们都是自己利益集团中心权力把控者忠实的走狗，而且是一只只肥硕的好狗。众所周知，这些狗的使命是什么？

吠人！

平民最大的标识和特征正是在于他们的平凡性。这一广大的群体只能通过简单的

脑力或体力劳动争取自己生存所需的衣食。即便他们没有什么高雅和艰深的天赋，勤奋却不会因此冷眼视人。所以周德林、李安柔夫妇二人便早出晚归在街道边摆摊卖些小吃食维持生计。这个世道的一个可以体现的奇怪特点就是自食其力的卑微性——自力更生是一种罪恶；不劳而获才是真谛；老实即为丑恶；卑劣意为崇高，地位在劳动中丧失；却可以靠游手好闲剽得。有些人凌晨起、午夜归，干着脏累的活儿，却遭万人唾弃，人人遇到都践踏一把；有些人儿成天花天酒地，声色犬马，反倒成了万人心中的主子，赢得了庄重的尊严、诱人的地位和高尚的口碑。凡人相互驱赶、相互践踏，往前奔跑，只为了踩死几个人之后自己同样被踩死，于他们而言，多一步就意味着胜利。金质的笼子散射着耀眼的光芒，金饭碗里的美食无比喷香，他们自相残杀，往里挤，往里挤，拼命地往里挤。笼子没有变，只有人的身体、良心、灵魂无数次地遭受四面八方的挤压，最终变得扭曲。

林宇的双亲不在这一类，或者说属于那种因为老实勤劳所以被唾弃的一类。当然，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老实勤劳的人就是良善，这一类群体本身就是良莠不齐，里面并不缺少那种也想往那种阶层里挤的人，只不过是硬软件条件都跟不上罢了。周德林夫妇则千真万确没有这样的心思。从他们做生意及为人处世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一二。

三口之家

我们可以从这三口之家的行为上窥探些他们的品性。

周德林夫妇二人经营的是一辆小吃食车，这种小吃车在各个城市都稀疏平常。在一辆电动三轮车（脚踏的也普及）里放进“小厨房”。所谓“小厨房”，指得就是一个两米长、两米高、近一米宽的玻璃空间，只开两米长、两米高的那一面，其余的五面都被玻璃密封。在整个五边合围的空间里，面积最大的那一面上自上而下打着三层玻璃货架，上面放着卖的吃食，全部用托盘盛着。最下面，也就是说和电动三轮座位齐高的地方是一层平板（这就是操作台），左边是一块烙煎饼的小铁锅，右边是装着一锅油的大铁锅。平板下面就是煤气灶，管子从平板下面经整个玻璃空间的侧边拉到外面——三轮车里杵着一个煤气罐。玻璃空间的两个侧面的外玻璃上贴着红胶纸拼成的“煎饼”，“春卷”，“油炸”字样，右侧还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淡红色粉笔写着“周

氏小吃”。没有任何争议可讲，这些大大小小的摊贩成为了城市里独特的风景线，成为了几乎所有吃货的福音。但其中隐藏的安全隐患那也是极其令人担忧的。如今的人们总是被自己的情绪绑架，看到城管欺负摊贩就跟着一起骂城管。看着无所事事的强盗欺负自食其力而又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谁又不会心生愤恨之心呢！混蛋有的是，世界上又不缺少混蛋，还有不少人争着想当混蛋。城管又骂不死，他们依旧春风满面地大杀四方。但是我们要跳出来认清两个问题：第一，好城管是有的，不要一锅全给端了。第二，食品安全问题确实发人深省，这不仅仅是缴税不缴税，占道不占道的问题。如这些摊贩，大家又不是没有看到他们的餐车上长年累月积累到已经发黑的油垢，有些油垢足足几寸，不知道成了多少苍蝇的安乐冢。由此再来想想他们的用油以及食材。这些边缘地带人群的存在，我们所要批评的应该是政府部门的能力，他们没能力解决这类问题却整天赶牛赶羊一样玩躲猫猫，大不了就是抄棍子把那些人打一顿。然后，社会又开始咒骂。执政者规避自己无能的时候会责怪被管理者素质低下；被管理者规避自己的职业道德的时候也只会埋怨管理者太霸道，不让他们活命。一切周而复始，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周德林夫妇二人并不属于这类范畴，他们属于管理者口中那类素质高的一类摊贩，这一类人在摊贩群体中凤毛麟角。他们几乎是赚少赔多，就拿安柔来讲，每天她都是大清早或者黄昏时在菜市场买最新鲜的食材，同行们那些廉价的不干净的则大多是从批发商那里一次性大量购进的。在很多人使用地沟油或者二次用、三四五次用油的风气下，安柔每天都更换食用油。她还不分寒暑每天都清洗餐车，擦得一尘不染，闪闪发亮。她和丈夫的态度已然是摆在这里了——不挣昧着良心的钱。但是如此一来，他们的成本变得极高，有时候还亏损不少，这让人开始好奇他们仿佛并不是在做生意。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家并不宽裕，可还是依旧这样老实本分地凭良心挣钱。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虽然捉襟见肘却又时常济人之困。

久而久之的，他们有了名声。

良心最终没有辜负他们，给他们带来了比常人好几倍的生意。很多人一味地去追求利益，不得已抛下很多重担，诸如良心、道德之类的，其实他们一直都没有发现，很多事情是伴随在一起的。他们把船上的一切都扔掉了，拼命地想要先划到对岸，最后才发现罗盘也被他们给扔了，船桨和发动机也不知道漂、沉到了哪里。安柔二人便是那种永远不会舍弃罗盘的人，相比于划船的那种辛劳，曙光的方向才当真尤为重要。后来，他们确实盈利不少，但是济人之困依旧是他们经年累月养成的习惯，赚得越多，他们给予别人的也就越多。

话说回来，虽然他们毫无意识地展现出了自己灵魂里的崇高，但这也丝毫遮掩不住他们生活方式的奇怪。相比较于他们这种灵魂上的“火热”，他们的处世却显得有些

“冰冷”。

周家十几年前搬来此处，并不是本镇的原住民。他们并不是太怎么和周围的人家交道来往，一向深居简出。十几年前他们有了一个独生子，便是林宇。父母的这种生存方式使得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孤僻的性格。当然，孤僻并非就是坏事，天才往往就是由此衍生。

在后面的悲剧发生之前，谁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在这样的家庭。更何况这家夫妇二人还偏偏是那些人嘴里所说的“素质高”的一类。

可……

前 奏

一种莫名的不安感悄然爬上林宇心头，比这冬日的寒冷还要难受。

人的肉体和精神都存在着感知能力。精神要比肉体敏感得多，遇到苦痛的时候，承担的痛苦也就越大。身体的病痛已经快让人求死不能，但是遇到精神之痛苦时，人们又恨不得把这一切都转嫁在自己的肉体上。

寒冬的刺骨之冷外加阴沉的天气就已经很难让人心情好起来，再加上心头这股奇怪的不安，林宇再也待不住。他在床上翻腾了一下，迅速起身。心中不安的加剧，以及面前这些永远也不会消失而且越写越多的令人无比痛恨厌恶的试卷让他更加火冒三丈，他站起身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越走越烦躁。整个脑袋里突然出现乱糟糟的鸣叫和鬼嚎，越来越响，越来越炸得慌，他感觉到心跳在加快，脑子里突然映出火山爆发的血红场景，锁链镣铐，栅栏，田野，一只蓝色的鸟，如白羊形状的云，黑夜里的一颗孤星，剥了皮倒挂着的羊，河流，坟冢，久无人居住的凶宅，烟囱，别墅，父母的影子……他脑海中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多影像在来回跳动，越换越快，耳朵里也炸了开来，越来越响，有风声的呼号，枝丫的断裂，瀑布的流泻，芦竹的噼啪，小贩的吆喝，汽车的鸣笛，一男一女的耳语，哭声，笑声，骂声，豆荚炸开的欢欣……梦境里的那湖泊，落枫，戒指和血红此刻也掺杂了进来，像打夯一样往他脑子里砸。一切都汇聚在一起，他的精神近乎癫狂。

就在这时，他猛一下把脑袋浸到脸盆冰寒的水里，嘴里咕噜噜吐着泡。人之精神痛苦时，他们把一切都转嫁在自己的肉体上。他成功了——整个世界只剩下赤裸裸的